

紫色的风

(台湾) 邓蕙梅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紫 色 的 风

(台湾) 邓蔼梅 著

责任编辑: 朱树诚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国营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

*

199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.25 插页: 2

字数: 210,000 印数: 1—26,500

ISBN7—5404—0518—X

I·416 定 价: 4.00元

最后一个人走了后，钟可欣茫然的坐在楼梯上。

客厅中央的水晶大吊灯依然明亮，长餐桌上已经收拾干净，只留下一对银烛台，一只青花瓷瓶，瓷瓶里插着十二朵鲜艳的黄玫瑰。

靠餐桌的墙上，是一幅油画，画中是一片枫林，一个小湖。枫叶是红色的，湖水深邃静谧，那是秋天的景色。

听说秋天是作画的好季节。

这别墅就在湖边，湖边也有枫树。现在是十月末，算是秋天了。

钟可欣明白，她虽变成了这幢别墅的新主人，她永不可能拿起笔来作画。

在今天以前，她是贫穷的，填饱肚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，为了筹措数百元的学费，她和母亲不知叩过多少人家的门，向人家说过多少好话。

母女相依为命的日子，是辛酸、凄凉的，多少个晚上，她站在窗前，望着闪烁的星星，发誓说：

“总有一天，我和母亲要摆脱贫穷，我们要象别人一样

的过好日子。”

这一天终于来了，来得比她梦想中的还要快。

只是她母亲已没有福气享受这份宽裕的生活。长年的精神压力，钟太太住进了精神病院。她是个是疯妇，是个人人见了都害怕的女人。

“疯妇。”钟可欣用自己的双膝抱住头，喃喃的说：

“我可怜的母亲是个疯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她该受尽人世间一切的苦楚？这一切是谁造成的？”

是他造成的，是这幢别墅的旧主人，是可欣未曾谋面的父亲，是遗赠巨额财产给她的人。

“为什么这一切要来得这么迟？为什么在他临死前他才想到我们母女？他爱过我母亲？那又是怎样的一份爱？”钟可欣缓缓的抬起头，自言自语的说。

从小母亲就告诉她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她曾好奇的问：

“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病死的。”钟太太转过脸说。“小孩子不要多问这些叫人心烦的问题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她睁大了眼睛，不死心的问。“你怎么没有保留他的照片？连一张都没有吗？我是他的女儿，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？”

“人死了后，什么都不存在了，你没有必要知道他的长相。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，什么都没有。”钟太太冷冷的说。

“难道连怀念也没有吗？你似乎从不怀念他。”钟可欣

望着母亲，大胆的说。

钟太太象是被针刺了一样，她定定的望着可欣。怀念？才十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叫做怀念？

“是的，我不怀念他，我从来没有怀念过他。”钟太太一字一字的回答。她的眼中有一股怪异的神情。那神情是绝望、灰心、痛苦，加上悔恨。

“你不爱他？或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是吗？妈妈。”钟可欣鼓起余勇问。

“生命中有许多事是你无法了解的。可欣，以后不准你再问。”钟太太一震地说。可欣是个早熟的女孩，她不能让她知道她和钟雨辰之间的事。

从那以后，钟可欣再没有问过有关她父亲的事。

“小姐，你还不睡啊？”钱妈出其不意的站在钟可欣面前问。可欣吓了一跳，等她回过神后才说：

“我还不睡。你没事就先去睡吧！”

“我替你泡杯茶好了，小姐，你为什么不到沙发上去坐呢？”钱妈看了看可欣问。初来时她是个才死了丈夫不到一个月的小寡妇。现在她已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了。

真是人生如梦，岁月如流。

“我喜欢坐在这里。”钟可欣抬了抬下巴说。“钱妈，你在这里做了有多久了？”

“十几年了。”钱妈叹口气回答。

“这么久，你对这儿的人和事一定很熟悉。”钟可欣环视了一下大厅说。钱妈是个瘦瘦的中年女人，头发往后梳成一个髻，穿了一套蓝色的短衫裤，她的举止和打扮都很旧

式。

“那要看指的是哪方面。”钱妈静静的说。

“这别墅原来的主人你一定很熟吧？”钟可欣热切的问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在这别墅担任管家十多年，一共也没见过钟先生几次。”

“哦！”钟可欣低喊了一声，问，“他常去旅行吗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钱妈不卑不亢的回答。“听说他非常有钱，不但在这里有别墅，在香港、日本、欧洲也有属于他的别墅。”

“是吗？”钟可欣深思的看着钱妈。钱妈的话是真的。钟雨辰要不是极有钱，怎么会遗赠巨额财产给她？单是这幢别墅就值几百万。“他是不是——有好几个家？”

“我只是他这里的管家，对先生的私生活不太清楚。”

“他长什么样子？”

“他是你父亲，难道你从来没有见过他？”这回轮到钱妈感到意外了。

“小时候见过，记不得了。”钟可欣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谎？从没见过亲生父亲并不可耻啊。

“他高高的，瘦瘦的，永远是神采飞扬，温文尔雅。”钱妈回忆的说：“无可讳言的，在男人中，他算是漂亮、富有吸引力的。”

“哦！”钟可欣移动了双脚，母亲也是修长、漂亮的，尤其是那只鼻子，好挺好挺，具有一种古典的高贵和庄严。他们该是很相称的一对夫妻，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长久分离，

至死不能相见？

是她母亲负了父亲？还是她父亲遗弃了他们母女？

她想多半是她父亲遗弃了他们母女吧！一个漂亮又有钱的男人，加上天性风流，不知会有多少女人包围住他？

“每次他回来，多则住上十天半月，少则三天五天。”钱妈走到窗前，望着黑暗的窗外说：“他最后一次回来住了三个星期，是他住得最长的一次。他似乎很疲倦，不常下楼，我想他是在书房里整理文件什么的。他好象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似的。”

“最后一次？”钟可欣抬起脸，钱妈背对着她，她的背影挺而直，她一定是个相当坚强的女人。“那是多久以前？”

“好象是去年这个时候。”钱妈转过身子，看着可欣问：“那时候你在那里？”

“在——”钟可欣用双手抱住头。去年这个时候她和母亲还住在南部一个小村子里，母亲得了严重的头疼症，医院住不起，医生也看不起，她只能到药房为母亲买些止痛的成药。

她明显看出母亲的头痛和情绪有关。母亲心中有一份隐痛，一个死结。那痛楚越来越深，那结越打越大。加上债主不断上门逼债，母亲就这样疯了。起先她还让母亲住在家里，可是母亲的病一天天严重，她只好在村长的帮助下，忍痛将母亲送进了精神病疗养院。

“在那儿有医生和护士照顾她，她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村长拍着可欣瘦削的肩说：“况且，你还要找工作养活自己，是不是？”

她流着眼泪点头。一个高中毕业，又没有任何人事背景

的女孩子，想找一份工作，并不容易啊！

她离开了那个小村子，去到台南。很幸运的在一家西餐厅找到了一份会计的工作。

做了还不到半个月，她就离开了那家西餐厅。

因为那家餐厅的老板竟是个大色狼，只要老板娘不在，那老板就想对她动手动脚，两只老鼠眼色迷迷的盯着她，恨不得一口吞下她。

然后她到过高雄、嘉义、台中，做的都是临时工作。最惨的时候，她睡过火车站，啃过又冷又硬的馒头。

一直到左律师找到她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钱妈朝可欣走近一步，可欣有点象她父亲，弯弯的眉毛，宽宽的上额，一双漂亮又冷静的眼睛。

“你的确是累了。”

“我不累。”可欣急急的说：“钱妈，你也来坐，我喜欢听你说话。”

“我还是站着的好，小姐。”

“不要叫我小姐，我叫可欣。”

“可欣？”钱妈重复了一遍，她的儿子叫钱大可，都有个“可”字。

“对，可以的可，欣赏的欣。”

“这样不太合适吧！我终究是下人。”

“没有什么不合适。”可欣固执的说：“在今天以前，我是个一贫如洗的女孩子，绝对不会比你不好。”

“命运之神到底照顾了你。”

“你以为有豪华的别墅，有大量的金钱，就是幸运吗？”

“不是幸运，你是钟雨辰的女儿，这些都是你该得的。”

“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了正题。”钟可欣笑了笑，当她微笑的时候，嘴角上扬，很有一种妩媚的味道。“我父亲最后一次回来住了三个星期，是过了多久你才得到他死亡的消息？”

“一个月吧！”钱妈回想。“是左律师告诉我的，钟先生是病死在法国一家医院里。”

“他得的是什么病？”

“肝癌。”

“方才你提到左律师，他常来这里吗？”

“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来一次。左律师是你父亲的常年法律顾问。你父亲死后，一切事情都是由他料理的。”

“我想是的。要不是左律师用尽了心机找到我，我就不可能回到这里。”

“这里很单纯，很宁静，这是我一直没有离去的原因。你才来，等过些日子，你会发现雨园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。”

“雨园？”可欣睁大了眼睛，她并不知道这里叫做“雨园”，好美好美，好雅好雅的一个名字啊！

她开始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有了一份好奇，一份好感。钟雨辰不会是个不懂爱、不珍惜爱的人吧！

“先生的名字中不是有一个雨字吗？”钱妈提醒可欣。

“哦！是啊。”可欣点头，“你在雨园不寂寞吗？”

“寂寞？”钱妈眼中有淡淡的哀愁。“一个心如止水的

女人，不会懂得什么叫做寂寞的。回忆就足够填满一个人空虚的心灵。再说，雨园有一间藏书室，好多个无眠的夜晚，我就消磨在藏书室里。”

“那你一定念了不少书，你有很好的谈吐，很好的气质。”

“那里，我是个粗俗的人。”

“钱妈，你家里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我和大可两个人相依为命，我那口子死得早，我半生的时光可以说都是在雨园度过。”

“大可是谁？”可欣有些好奇的问。

“我儿子。”

“他不住在雨园吗？”

“读书的时候，他大都住校，毕了业服兵役，也难得回来一次，现在他有了一份工作，在彰化。”

“你很了不起，独自养大一个孩子真不容易！”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”

钱妈说话时声音轻轻的，眼神淡淡的，但是可欣了解这十多年的岁月对钱妈来说是段艰辛的岁月。或许钱妈曾有过追寻幸福的机会，为了大可，她都放弃了。

她的母亲也是的，只是母亲的遭遇比钱妈惨多了。

“他——我是指我父亲，每次回雨园来，都做些什么？”钟可欣又问。

“除了最后一次外，他每次回来都大宴宾客。”钱妈扶了扶脑后的髻说：“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，所以总把雨园保持得干干净净。把花园的花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。”

“雨园都亏了你，钱妈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先生每个月都给我生活费和薪水，况且，我爱雨园，我能不为它尽心尽力吗？”

“那些客人都是什么样的客人？”可欣继续问。

“都是些体面的人，什么董事长、经理、主任、处长啊！也有电影明星和红歌星。先生爱热闹，他交游广阔，一掷千金毫无吝色。”

“哦？”可欣望了望窗外，当她父亲大宴宾客，一掷千金时，说不定正是她和母亲忍饥挨饿时，这真不公平，不是吗？

“你在想些什么？”钱妈轻声的问。

“哦！”可欣把目光调回来，掩饰的说：“这雨园这么好，他却只偶然回来住住，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？”

“可不是！有钱人的想法往往令人不可思议。”钱妈走到餐桌旁，指指那银烛台：“左律师说这对银烛台价值非凡，是先生在意大利的一次古董拍卖会上买来的。”

“除了银烛台，他还收集些什么？”

“古瓶，”钱妈回答得很快。“以及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。”

“包括美女？”可欣脱口而出。

“美女？”钱妈有点惊讶的看着可欣。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”

“你只管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“我发现在某些方面，你有点象你父亲。”

“也许。”可欣微微仰起头，淡淡的笑了笑。“十多年

来，雨园难道从没有过女主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钱妈无奈的说。“每次他都是一个人回来。只要他一回来，左律师就会来。事实上，他不在的时候，左律师也会来，帮着处理雨园的一些事情，譬如说换新地毯、新家具、油漆粉刷。请客的名单也都由他安排，再让先生过目一下。”

“今天的客人也是左律师请来的？”

“他要你适应未来的生活，你必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。”钱妈冷静地说。

“富豪千金的阔绰生活，是吗？”可欣自嘲的笑了笑，这份迟来的财富对她有什么意义呢？

“我若是你，我宁可过安静的生活。”

“安静的生活也是我和母亲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我不否认，在我贫穷的时候，我渴望财富。眼睁睁的看着你最爱的人因为贫穷而受尽折磨，真能叫人发疯。”

“你最爱的人，是谁呢？”

“我母亲。”

“你母亲？她还健在吗？”钱妈的眼中流露出关怀。

“她有病，住在医院里疗养。”可欣忧愁的说。她不愿说出“精神病院”四个字，是因为她仍然不能承受母亲疯了这个可怕的事实。

现在她有钱了，她要尽一切力量，不惜花费大量金钱，治好母亲的病。

“严重吗？”钱妈问。从可欣的眼神中她明白钟太太必定病得不轻。

“倒不严重，只是需要长期疗养。”

“如果她回到雨园，我会好好照顾她。雨园很适合养病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曾经做过护士。现在也许落伍了，可是我有耐心和爱心。”

“谢谢你，钱妈。”可欣感动的说。“耐心和爱心永不会落伍的，对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钱妈说。“时候不早了，你要去卧房看看吗？”

“好吧！”

卧房在楼上，钱妈说雨园足足够住十来人。

“如果你不喜欢这一间，还可以看看别的房间。这间卧房是正对着湖心，光线好。”钱妈打开一间卧房的门说。

“我喜欢这一间。”可欣直接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一股寒风直扑脸上，她打了个冷颤。湖上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“今晚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要是星月交辉的晚上，湖上好美好美，美得象一个梦境。”

“是吗？”可欣转脸望着钱妈，突然间，她觉得钱妈那张脸变年轻了，变柔和了。梦样的往事涌进了她的眼中。

“不过，夜里湖上的风挺大的，你要关好门窗，免得着凉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“这床罩的颜色你喜欢吗？”钱妈走到床前，那是一张宽大的席梦思床，床上铺着一条湖绿色的床罩。床两边是白色的床头柜，梳妆台也是白色的，衣柜是绿白相间的颜色，

看得出这间卧房是着意布置的。

“喜欢。”可欣真心真意的说。这卧房若是钱妈布置的，那么钱妈的确是个不俗，甚至有内涵的人。

只为了过一份安静的生活，钱妈在这里消磨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多年，值得还是不值得？

雨园外面还有一个世界，一个又宽又广，可能是丑恶也可能是美丽的世界。

“喜欢就好，我真怕你讨厌绿色呢！”

“绿色是美好的，它代表青春和活力，谁会讨厌它呢。”

“不一定。上次有个女客在雨园住了一晚，她看见绿色脸都变青了。结果她就住在隔壁那一间，那一间全是粉红色色调，比较有罗曼蒂克气息，只是俗腻了些。”

“大概她患有绿色恐惧症吧！”可欣摸摸那湖绿色的床罩，质料柔软温暖，可能是钟雨辰从外国带回来的吧！然后她抬起头不经意的问：“雨园常有女客留宿吗？”

“先生回来的时候，偶而会有女客在雨园住一两晚。”

“我——”可欣有点难以启齿的问。“我父亲是不是很风流？”

“我不太清楚，至少在雨园的时间，他是个很有风度的男主人，他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。”

“因为你是个好管家。”可欣走到衣柜前，打开衣柜，里面挂满了质料高贵、款式新颖的女装。这些衣服决不可能是钱妈的。可欣对着穿衣镜照了照，相形之下，她身上那套衣服就显得寒酸了。

她穿的是一套浅米色的佳绩料套装。

“夜里会很冷，我去替你取一床被子和毯子来。你习惯用电毡吗？”

“不习惯。”可欣在想着那一柜衣服，钱妈没对她说实话吗？

“那我就替你多拿一床被子。”钱妈说着要走。

“钱妈。”可欣叫住了钱妈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钱妈停了下来。

“那衣柜里的衣服是谁的？”

“不属于什么人的。”钱妈回答。“你父亲有的是钱，他大宴宾客后，女客人可以到卧房休息，柜子里的衣服随便她们拿。所有的女客人取走了自己喜欢的衣服，把自己原来穿的衣服留下来。所以衣柜里的衣服总是满满的。”

“这倒很有趣。”可欣笑得很辛酸，她和母亲穷病加交的时候，多金的父亲为什么不接济她们？

从小妈妈就对她说父亲死了，一定是父亲做了什么对不起妈妈的事，妈妈才宁可挨饿受冻也不愿求助于父亲。

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去找过她们母女？

或许他派人去找过了，而没有找着。记忆中，她们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上一年以上，那时候她以为母亲是为了工作的关系才搬家的。要不就是房东要加房租，才逼得她们搬家。

现在想想，母亲可能是为了躲避父亲。

她不要父亲找到她们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“你父亲是个与众不同的人。”钱妈冷不防的加了一句。

“所以他对女人就具有特别的吸引力？”可欣坐在床沿上，外面似乎起风了，风声在树林里辗转激荡，有一种凄凉的感觉。“这么说，隔壁那间以粉红色调为主的卧房，衣柜里也一定有许多女人时髦的衣服？”

“是有许多时髦的衣服，不过——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都是些男人的衣服，丝质衬衫、领带、外套，还有打猎装。”

“打猎装？”可欣睁大了眼睛，“我父亲爱打猎？”

“也许他在欧洲乡间的机会多些。”钱妈一边说，一边去关窗子、拉窗帘。“这附近除了松鼠和一些鸟儿外，没有什么野兽。”

“松鼠？”可欣感到兴趣了。“多不多？”

“不太清楚。原来有十几对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有十几对？”

“那十几对松鼠是先生在几年前从山上托人带来放生的，现在，它们也许繁殖得很多了，或者被顽童捉去弄死了。”

“如果这里的环境适合它们生活，它们应该会繁殖得很快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钱妈静静的说，“左律师对钓鱼最有兴趣，这湖中的鱼很多。”

“说到左律师。我只见过他两次。一次是前几天他找到我时，一次是今天。左律师家里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太太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”钱妈说完又加了

一句。“左律师的夫人到雨园来过几次，她是个漂亮的女人，四十几了，和那些电影明星站在一块儿比，也丝毫不逊色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左律师有一个很幸福的家。”

“可不是！”钱妈说：“我看你还是早点睡吧！说不定明天上午左律师会来看你。”

“我这就睡。”可欣顺从的说。对钱妈她逐渐有了好感。

“我马上给你送被子来，还有睡衣、晨褙。”

“谢谢。”可欣笑着说。“看来雨园是什么都不缺！”

“就是人太少了。”钱妈说。她似乎是随意说的。

整夜，可欣都没有睡好，窗外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。雨园该改为风楼才对吧！